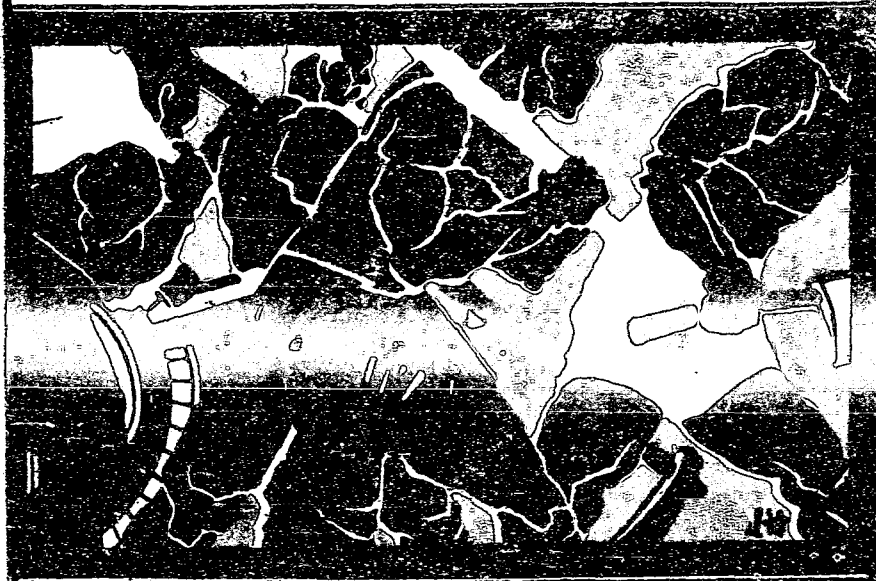


平民教育叢刊

冰雪中家的庭

(小說)

第一四八號


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

冰雪中的家庭

在鏡泊湖邊，有一個名叫天惠的小孩，他拿着斧子盡力的砍冰，因為他想砍出一個窟窿來釣魚。湖的周圍，圍繞着許多松柏，枝桠交叉的長着，上面蓋滿了一層很厚的雪。這時的天空，是非常寂靜的，差不多連一隻小鳥的叫聲都沒有。伴着天惠在那裏的，只有一隻絨毛很深，像狼般大的狗——牠的名叫阿麟。天惠砍出了窟窿以後，就拿着一根很長的釣竿來釣魚，他靜靜的坐着等

魚來吞餌。阿麟也靜坐在他主人的旁邊，目光灼灼的看著釣竿。

在兩個月以前，這湖邊也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。一個個的帳篷，搭的幾乎遮蔽了天日。成羣結隊的兒童，和絡繹不絕的獵人，整日的來往着。還加上許多婦女們的搗衣聲，與雞犬的叫喚聲，真是熱鬧得天翻地覆。因為有許多關裏的人，都遷移到這裏來開墾，或是打獵，但是到了冬天，他們就多半回到老家去了。天惠也是關裏的人，怎麼還住在這裏呢？因為他的父親在那裏找到一

個產獺很多的河流，他想再在那兒住一個月，多獵些獺，然後遷移到市鎮的地方去，把他的獺皮賣去。他在那運氣很好的時候，獵到的獺皮很多，纍纍的掛滿了他的帳幕。

有一天，他父親出去打獵，一直到第二天還不見回來，等到漸近黃昏的時候，只見阿麟帶着重傷回來了。天惠和他的母親玉君見了這般情形，知道一定是一個不好的變故，趕快的驅着狗向前引導，他們就跟了去找。走到一個森林裏邊，只見他父親已氣息奄奄的躺在地

上，滿身受了很重的傷。原來他父親打獵到那荒蕪的深山，遇了一隻很兇猛的大熊。牠用那有力的趾掌向他一撲，可憐的父親就筋肉都碎，身體像紙一般的軟了下來。阿麟看見主人受了傷，所以很勇敢的去咬熊，因此也受了傷。

天惠和他母親，把受了傷的父親抬了回來，百般的調養着，但是終於在不久的時候死去了。

自從他父親死了以後，他們的生活，開始感到困難了。在這深林中，一個親近的人也沒有，想要走到附近

的城市裏去，但是最近的也還隔了三百多里路。而且在這冰雪滿途的時候，既沒有旅行的糧食，又沒有人去獵取食物，這可憐的孤兒寡婦們，又那能走過這長遠的道路呢？因此天惠和他的母親說：『媽媽！我們既不能行走，只好就勉強的在這裏住下，兒當設法去湖中取魚，和設絆捕兔，做我們的糧食。』於是他們就決意暫時住下去。

天惠的母子們，過着這雪地冰天的生活，已不只一天了，每天都是在那堅硬的冰上鑿出一個窟窿去取魚，得

了魚，用雪車載了回家。他想預先積蓄些食物，等到天氣更冷了，不能穿冰取魚的時候用。所以雖是冷風刺骨，寒苦到極點，他還是耐着苦釣魚。

天惠身上反穿着一件皮衣，腳上穿了一雙深到膝頭的長袋靴。手上套着毡手套，頭上戴了一頂狐皮帽子。黑黑的頭髮，從帽邊蓬鬆的露了出來。團團的臉兒，凍的通紅的。他那幅莊嚴而精細的釣魚樣子，是他從來沒有過的。

忽然手裏的釣絲微微的動了，他知道是魚來吞餌，便

輕輕的動着釣絲，用他熟練的手腕，陡然猛力一拖，一條五六斤重的魚，就活躍的跳出了水面，在冰上亂跳，他很快的用斧柄將魚擊死，從魚口中退出餌來，再投到洞口去。在這時候，洞下聚了很多的魚，只要鈎一下去，便有魚來吞餌，他就一發一收的，手忙腳亂起來。阿麟很解人意，看見冰上堆積了許多新鮮的魚，便也快樂起來，不住的搖動着牠的尾巴，在冰上跳躍着，表示得意的樣子。天惠偶然得到一條略小的魚，就給了牠吃，牠即刻一口吃完，因為牠也餓的很久了。

冬天的日子是很短的，不知不覺的就到了黃昏時候，
天惠收拾了釣絲，檢點了魚數，共得了二十多條。把他
放在一個小小的雪車上，同着阿麟，合力的駕了回家。
路上的雪，凍結的非常堅平，雪車在上面行走，覺得
非常顛滑。天惠和阿麟駕着車子，順着一條狹窄的路，
穿過樹林，走到離湖不遠的地方，有一所小小的房子，
是樺木作成的柱，樹皮蓋的頂，屋頂有一個小煙窓，青
烟裊裊的從那裏冒了出來。屋的周圍，圍繞了許多高大
的樹木，樹葉遮蓋了這似帳而非帳的房子。

天惠走近門時，就停止了腳步，他的母親從裏面走了出來。天惠說：『媽媽！你看這車上的魚呵！』

他母親邊看邊說道：『好極了！這可供我們許多日用了。』

他母親也像天惠一般的反穿着皮衣，皮衣外面又披了一條毡子，像圍脖似的。在屋的一隅，立着許多木竿，上面搭了一個架子大約有一丈多高，架上掛了許多魚，都是天惠以前釣來儲蓄着過冬用的。高高的掛着，是爲着防狼來偷吃；魚掛上去一二小時後，便凍得直直的，

像木頭般的堅硬。在陽春不到的時候，是不要愁牠腐敗的。這時候，玉君用一條繩子，穿了魚鰓，天惠取了一根枝杈橫出的樹幹，當作梯子，把魚一條一條的掛了上去，掛完了，就拿着梯子回到屋裏去。

房的中間，燒了一堆很大的火，烟就從屋頂冒了出去。火的旁邊，平鋪了幾張獸皮，天惠的兩個妹妹，就坐在這上面，一個九歲，一個才四歲。屋子的柱上，用細皮帶很結實的掛了一塊寬而且平的板，板上也鋪了絨毛很長的獸皮。在板的裏邊，現出一個蘋果似的小孩

臉來，這就是他的才滿八個月的小弟弟，緊緊的縛他在乳床上，使不致跌了下來。他的兩個小眼睛時時不斷的看着火光。這時阿麟也從外面進來，蹲在他主人的旁邊，伸出舌來舔着女孩們的手。天惠的母親從火上取出魚來吃，天惠吃着是很有趣的，因為他過的苦日子很多了。回想在沒有吃的時候，只有緊緊的縛着肚皮，稍微減去些飢餓的痛苦。小妹妹們吃的很快，天惠還等不到他們吃完，就睡眼昏昏的躺下去了。

他的母親也就添好了火，準備大家去睡。他們蓋的被

窩，也都是些獸皮。天惠剛要入夢的時候，只聽得一陣慘而驚人的叫聲，阿麟也翻身爬了起來，汪汪的直叫。因為外面來了一隻饑寒交迫的狼，想要得到架上的魚吃，天惠想魚是掛得很高的，也就不以為意，呼呼的又睡去了。

第二天天惠專去砍柴，在離屋子不遠的地方，被大風刮倒了一棵大樹，他同他母親和妹妹們，通力合作的運了回來。小孩們負着小枝，大人挾着大幹，來來往往的，整整一天才運完，很整齊的堆在門的旁邊。明天還

是去釣魚，滿載了一車回家。天惠就每天過着這砍柴釣魚的生活，因為這兩項是過冬最需要的東西。過了兩星期以後，柴也堆滿了屋，魚也掛滿了架，玉君還設了許多絆，捕得的兔子也不少。他們一家糧食充足，很快樂的，只準備來過那安閑舒適的嚴冬。

有一天早晨，只覺刺骨的寒風，一陣陣的吹來，玉君看了看天色，吃驚的說：『呀！暴風要到了！』他們檢查房屋不堅固的地方，再取些魚柴到家裏。不久暴風果然來了，雪片散布了滿野，只聽得呼呼的吹得沙石飛走，樹

木怒號，房壁間偶然有一點縫，風雪便透了進來，吹到人身上，比刀刺的還痛。房裏的火雖然燒得烘烘的，然而幾步以外的東西，都是冰凍的。人蜷縮的對火坐着，向火的肌肉像火燒着般的熱，而背火的地方，就冰凍般的冷。幸而屋的四周，有許多高大的樹林圍繞着，還稍微減去一點風勢。

暴風刮得地動山搖，有時呼的一聲，像折斷了大樹一般狂叫，聽起來真令人心驚膽落，他們不敢出門一步，已經是四天了。在第三天聽到一羣狼在外面攪擾不休，

好像是要得着吃才甘心似的。玉君說：『餓狼聞魚腥來了。』剛說着，一隻很兇猛的灰色狼，從門縫裏探進可怕的頭來，尖銳的眼睛直瞪着他們。阿麟很勇敢的向牠撲了去，天惠也急忙取出一塊正燃着的柴，向前擲去，恰打中了狼，牠才大叫一聲逃走了。天惠再結實的把門關上。這一天的雪，下的更大了，像手掌般的雪片，一直下到了第四日還沒有完。

有一天早晨，天惠先醒來，聽到大風止了，很爲高興，便起來添好了火，他母親也揉一揉眼睛坐起來說

道：『暴風過去了嗎？』天惠很快的回答說：『過去了，我們都得平安了！』房裏的魚，還剩餘了幾條，玉君擇了一條大的攔到火上燒着，說道：『這幾天閒着沒有做事，吃倒比以前吃的多。』天惠說：『不要緊！我們的魚多着呢。回頭我去取些進來就是了。』剛吃完，天惠很高興的出去，阿麟也跟隨在後面。

不久，天惠忽然在外面狂叫了起來，他母親很快的跑去一看，只見他目瞪口呆的站在那裏，用手指着木架叫她看。玉君抬頭一看時，只見他們滿架的魚，靠着過活的

魚，一條也沒有了，只有高高的空架立着。架底下的雪滿印了狼的足跡，原來是雪沿着架竿增高，狼就得攀附上去，把架上的魚，吃得連魚鱗也沒留下一片了。他們很悲傷而失望的相對看着，玉君才說道：「唉，怎麼好！我們向那裏去找吃的呢？」

天惠看到他母親這般的傷心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再釣去，或者能得到一些也未可知的，請您不用憂愁罷！」他們回到家裏數數所剩下的魚，只有三條了。

天惠囑咐了妹妹們，好好的坐在家裏，並叫阿麟看守

着門，他和他母親同到湖邊去再謀釣魚的方法。走到湖邊，但見皎潔的白雪，深深的蓋滿了湖面。

玉君道：「天惠！你且找原來釣魚的地方，或者冰雪要薄一點，比較容易穿鑿，不然，這渺茫的冰雪裏，恐怕沒得魚的希望了！」

天惠細細的審察了一番，在不遠的地方，似乎就是以前垂釣的所在。於是他就走去，盡力的分雪，經過了三四小時後，還沒有見到湖上的冰。

玉君懡着在家的幾個孩子，恐怕發生意外的危險，趕

快的回去看看，回頭還帶些魚來給天惠吃。但是天惠說肚裏還飽，不肯吃。等到把雪鋤穿了，詳細的一看，並沒有以前鑿的痕跡，才知道是錯認了地點。

天惠很覺得失望，但是想到一家老小將要飽嘗飢寒的痛苦了，不得不又盡力的鑿冰。可是鑿到日落西山的時候，肚子也餓極了，力也用盡了，只得暫且回家，他想明天一定能給他鑿穿。他到家一看，魚又去了一條，他只好吃了一點妹妹們吃罷的殘魚，抱着憂愁饑餓去睡。但是他怎麼也安睡不了。

不久，呼呼的風又刮了起來，白白的雪花也從門縫裏鑽了進來。他想白天他們所鋤的雪坑一定又會填滿了。好不容易等到東方微微的發白，他便披衣起來，跑到湖邊一看，果不出所料，昨日所鋤的雪坑，今日填得一點痕跡都沒有了。

天惠垂頭喪氣的回來對他母親說道：『魚是沒希望的了！』他母親說：『怎麼好！』說時一雙眼睛看到兩個小孩子，這時她們正醒來了，睜着眼睛瞧着魚，饒着要吃。玉君給了她們一點，兩行雪白的小牙，立刻就吃

淨，因為她們也是餓極了。玉君叫天惠也吃一點，但是他還不肯吃。玉君想着這少許的魚，當然她自己也更不忍吃的了。

天惠縛緊了肚帶，取了弓矢，帶着狗，忍着饑，冒了風雪的跑出去，走到絆兔的地方，找尋埋在雪底下的絆索。天惠盡力分雪，靈俐的狗，也用牠的雙爪，努力的幫着分雪，爬得雪花飛濺，比牠主人的鋤頭還有勁得多。爬到雪的深處，天惠不覺快樂起來，只見狗已銜着一隻兔子出來了。再到一個設絆的地方，沒有得着。到第

三處，又得了兩隻兔。其餘的地方，都沒有得着。他重新把絆安放好了，便帶着兔子高高興興的回家。今晚他們這一頓飽吃，就是山珍海味也比不上，因為他們的肚子，已餓了幾天了。第二天出去，僅得一隻兔，但是討厭的風又刮了起來，吹得他好像穿着單衣般的冷，只得早早回來。但是他的母親已早就在倚門而望了。

暴風大雪又綿綿的過了八天，他們都沒有敢離開過火一步，因為他們斷了魚兔又有幾天了，要是沒有火溫暖着身體，或許他們早就沒有了性命。玉君搜尋不出一點

充饑的東西來，只有她丈夫在世時獵的幾張海豹皮，這皮若是賣了，所得的價值，可以供許多日子的吃用，但是在這人影全無的地方，也就無處可賣。於是玉君把牠細細的切了，放在鍋裏煮沸了許久，才拿出來，給小孩們一點水喝。

天惠像木人般的坐在那裏，眼見他的母親已銷瘦得到了極點；像蘋果般的小弟弟妹妹們的臉，也是皮緊貼了骨頭，瘦弱得難看；一家人的生命，就要斷送在眼前了。想到這裏，他感覺到萬分的難安。玉君偶然給妹妹們海

豹皮嚼時，都是像虎狼般的橫吞大嚥。

一綫光明，偶然自屋頂而入。天惠開門一看，見雪已止了，風也衰了下來。他便整理着弓矢，預備去打獵。

玉君抬頭看了看她那瘦弱的兒子，心想他那能去到深山中和猛獸們搏鬥？但是小孩們也餓的太可憐了，沒有法辦，只好讓他去吧！天惠腳踏着雪，帶着狗，很沒氣力的走了出來，到絆兔的所在，一隻兔也沒得着，地上連一點動物的腳印都沒有；抬頭望望空中，也沒見有一隻飛鳥；獸蹄鳥跡都絕了。天惠在這寂靜的樹林裏，只有

強力的搜尋着，走到樹林的盡頭，終於沒有得到一件東西。

天惠站在荒涼的曠野中，大約一小時以後，忽然見了一物飛奔而過，定睛看時，是一隻黑色的狐，他很快的伏着身體，瞄準了弓矢，向狐射去，果然得中；阿麟很快的去咬着，打算就吃。天惠奪了下來說：「親愛的阿麟！等我們回家再吃吧！」於是荷着狐找路回家，以為大家可吃這點東西的了。走到林口，只聽狗鳴鳴的在後面叫了起來，回頭看時，突然肩上被一下重的打擊，他

隨即也就倒在地下，扭轉身體來看時，只見一隻灰色的狼和阿麟正在搏鬥。天惠很快的解下他父親遺下的小刀來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向狼的腹部刺去，狼負着痛回轉頭來就要亂咬，阿麟乘勢嚙着狼的喉頭，堅持不放，不久，狼就死去了。天惠撫摩着狗說：『親愛的阿麟！你真勇敢呵！』忽然看見手套上，一滴滴的鮮紅血點，從狗的頸部滴了下來，原來狼已咬到牠肉的深處，正在驚慌憂懼的時候，阿麟已仆下來了。天惠連聲的叫喚牠的名字，狗僅奄奄一息時，還伸出舌來舔牠主人的手。接

着週身戰慄，不久牠便僵臥不動了。

他形影不離的阿麟，共同患難的阿麟，就這樣的死去了！天惠便如醉如癡的跪在狗的旁邊。忽然聽到很大的叫聲，是一群飢狼聞到鮮血的腥味，風馳電掣般的來了。天惠驚慌失措的跳了起來，很快的脫下雪鞋，掛到肩上，攀援到一棵松樹的高枝上。回頭向下看時，幾十隻狼狂吞橫嚼的，把死狗和狐都吃盡了。

天惠伏在松樹枝上，作了他暫時棲身之所，心想既失去了狐，還死去他親愛的狗，留着他孤獨的一身，將怎

樣回去？雖然眼見一群狼已去遠了，但是他還藏伏着不敢下來，全身餓而且冷，疲困到了極點，使他沒有一動的力氣，不知不覺的就朦朧睡去了。不久，恍惚自己像落葉般的飄了下來，驚醒一看，自己已躺在雪上。因為他的手足被冷的空氣凍僵了，握不住了樹枝，所以墜下了，幸而雪地像棉花般的鬆軟，他還沒有跌傷。于是他盡力的站了起來，想找原來的足跡回去。

他蹣跚的走到了一個樹林中，忽然聞到一陣火柴的氣味。他知道這是獵人燒的火，心想難道這荒林中還有人

在嗎？他愁苦的臉上，似乎又湧上了一縷生機，便慢慢的向火的地方找去。在這黃昏的時候，但見積雪中間，照耀了一堆通紅的火光，果然是獵人駐紮的所在。火的旁邊坐着一個少年和一個老人，還有一個人在樹林那邊砍柴。他們也是暴風以前到了此地的，他們的積蓄多，架的房屋也堅固，所以沒感到痛苦。

當少年看到天惠蠕蠕的在樹下移動時，他以為是狼，很快的拿着槍，打算放去。老人便拿出他有經驗的話來說：『且慢！那好像不是狼。』正在細細的觀察的時候，

天惠已慢慢的爬了出來。但是他已力盡神疲，伏在雪上不能動了。少年很快的丟了槍，跑去迎着，扶了他到有火的地方，露出驚惶微倖的神色說道：

『這是一個南方的孩子，我幾乎向他開槍了，好危險呀！』

老年人很驚訝的說：『我以爲這冰天雪地的荒野中，只有我們的了，怎麼還有他呢？』

砍柴的那人，也很快的跑來看他，問他怎麼到這裏來的，天惠便詳詳細細的告訴了他飄泊的歷史，他們很憐

惜這出死入生的小孩，趕快的用雪車載了許多食物，飛送給他母親去吃。

天惠坐在火邊，飽飽的吃了一頓，還喝了他生平沒喝過的美茶。既飽且暖了，只是還惦着他的母親還在那裏受苦，等到送食物的人回來告訴他平安的消息，他才悠然的安睡了，一直到天亮才醒來。他回到家裏一看，母親昨晚得到了一餐飽吃，也不像前般的枯槁狀態了。

獵人臨走的時候，又送了他們許多食物，並且還約一個月以後，到這裏來領他們一路南去，和他們的同鄉同

住一塊。天惠感謝他們到了極點，只是嘆惜着他親愛的阿麟，忠義的阿麟，不能同慶生還了。

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 初版

冰雪中的家庭（一冊）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

編著者 謝 空 心

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平民文學會

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定縣實驗區

印刷者 臨時
攝華印書局

發行者 石駟馬大街二十一號
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

實 用 翻 必
驗 本 印 究

